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5 1952

T 5453/3204

湯潛菴先生遺稿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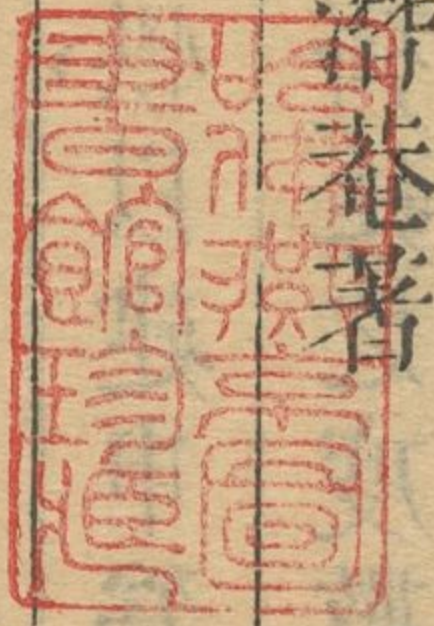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著

宣鎮閻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箕山較

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莫莢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  
治曆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  
天鏡其大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寶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筭  
而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而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

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賜谷候春。昧谷候秋。義和  
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然存其理而  
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難成察稽  
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  
圓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賁飾。誠授時之要術。  
步曆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  
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淆。遂有統元之悞。以建申爲  
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  
何舛。太初曆稱邃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

韓翊尙指其短。固出入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  
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  
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日明而日旦。  
功深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曆久頒。永年之法  
新勒。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  
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合譽。日紀靈臺。乃復尙稽  
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

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  
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蒼  
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  
局迥。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  
原之邦域。園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  
神靈。摩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  
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  
臨六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

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  
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  
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叅稽之不爽。何庶績  
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  
崙。景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  
復。舍降婁而春風自溫。燭龍未足誇其光彩。夸父無  
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朐朐警闕。朏  
魄示冲。應潮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  
三。遂置閏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

禮辰緯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之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以上言二五常變不同必須幾衡以測定之

樞何以測筭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人

段詮題密麗

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圓衡當軸而虛中

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沈之周

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裏之準三

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針運躔離於晷刻轉造化於

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肖夫天心

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遶象靈鳥之迅飛

書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雨而僭忒不譏飾以

弘珪綴以美璣瓊瑩精瑩雲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

星宿之芒依稀雖日以管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

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而同歸後若萇弘子章之探

贖索隱梓慎裨竈之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

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臯吳範之

視日覘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

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

又窮其委而歸之不能外我

範園

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  
 斲觚稜以盤龍。誰能不祖奧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  
 數而合蒼穹。豈若倚葢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  
 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益  
 適宜。縮羸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  
 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聽毋惑。  
 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  
 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

未歸敬天告君之體

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十年  
 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臯夔之班。而遊唐虞之  
 世。

博綜典麗之中。而能溯原窮委。酌古準今。平子太  
 冲不得專美矣。  
梅公

次第清謐。規模宏濶。雅音經緯。不待曲終。乃奏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濤  
沈澹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拖以漕渠軸以  
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王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  
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半畱路透  
迤而中斷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  
跡懷昌國而浩嘆不辨黃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  
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東平海霧戈鋌如  
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崑函而淺衡湘誚稷下而陋蒙

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綰縞。樂生珮印。鳳  
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樂  
之干櫓。閱武騎之駟衝。軾錦車而前。驚驅魚軒而繼。  
蹤乃飛閣宏敞。高樹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旆翔  
兮。進瑤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  
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  
鄲有執箒之賓。既刻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  
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颯起。百卉凄蒼。  
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珮長

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  
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  
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縷。看渾河而似帶。望山  
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凌霄  
飛雨。銅雀鳳凰。玉階金闥。雕柱錦墻。輝煌乎嶽瀆。照  
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遺光。祇響  
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不思居之者  
已忘。嗚呼。鏡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奔馳。駑駘纓絡。  
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橋。高賢負郭。曾霸圖之。



不如况敢望乎。鄙洛若夫伊傅爲楫。周召爲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金薙草。况乎隣斗極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茲臺而游敖哉。

才藻從橫與會標舉

梅公

深得曲終奏雅之義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  
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擬于  
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和  
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  
撻伐悉遵。

廟筭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  
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乙之禱皇。曜句陳之暉麗。

黃雲紫蓋輪困鬱其上。浮蘭屺金莖。灑渺翔於天際。  
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榜璇題。交衢迢遞。飛重簷以  
切霞。爛丹壁而流鸞。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  
荔鬱。斯又足奠六鰲而鞏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  
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蠹而竦峙。觚稜啟而景  
彰。揭組幔於焚楣。垂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  
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日於  
西清。四類克帙於東廡。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  
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祿之藎藏。當夫金門朝罷。言

政宴餘。鸞珮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  
自石渠。究道系於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  
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詩謨。既朝乾而夕  
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器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  
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  
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  
頌。文儷誥盤。懸針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  
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  
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

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道契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月曠曠兮。素華滿。北斗低昂。今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樂未央。凌霄飛雨。蒞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芬橈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璵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祇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遂易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既醉。降網縑。調元氣。阜財解愠。薄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僞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蕪胥而逍遙。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

莊重典雅復見都俞喜起之象

梅公

動宕處音節鏗鏘可謂宮商協應矣而組仁織義更非賦家麗則可到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乃  
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綿絡。類枝柯之敷宣。仰北條  
之第律。望滄海而蟪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嶢而造  
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混同北遠。  
而澶潒若夫。石壁峯崎。嵯峩萬丈。槩太清觸緯象。摘  
形其險。與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灝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  
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汙盤渦於壘嶂。映朝日  
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幃。旣半散而照爛。輝天闔之閎

閨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山之宕漾。乃其素煙晚敏其烟日之美拖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

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二韭四明五奧三菁。峨

嶠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言其

里之內。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擬五瑞之偕

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

蔚森聳。一旦觸膚寸而滄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

蹴崖轉石。澎湃鏗錫。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崩

施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狔狸獾。犴狻狔紫貂白狼

狡兔飛鼯。貔豹熊羆。獬廌擲飛捷於窮巖。踔空

絕於深壑。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

丹石白拊。琳瑯砮硃。縹青結綠。瑊玕昆吾。磊砢磷爛。

嶮嶮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於其

側。經崎嶇傾注而旁趨。至於鴻鴈雕鵠。鷹隼鷓鴣。交

精旋目。繁鷺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

載。漢賦未詳。巨樹陰林。樛枝叢倚。合抱連卷。形質嶮

巖。垂條扶疎。落英幡纒。霜霰之所互凝。風雨之所交

砥。連醫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良真宰之所寶護。

結。歸。鍾。瓶。一。篇。之。綱。

故鴻龐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爨員嶠。西耀崑崙。北熿幽崖。南震朱垠。陸訥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圃。逍遙乎禮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願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升盼蠻於帝閭。坐法宮。遴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星犯露。尋崖剪榛。靡薜荔以為席。喻流霞於通津。紛長松之謾謾。見仙鹿之牲牲。藹續紛兮獻玉。葦闕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鈍。馱秩俎豆兮千萬春。

體襍漢唐此有意臨摹者

梅公

不侈不嗇居然雅奏

二十一史論

館課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畧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

史之得。失。具。此。數。言。可。為。論。史。權。衡。

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  
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  
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  
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  
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道劉知幾之所短哉。  
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  
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  
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

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  
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  
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  
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  
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  
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  
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  
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  
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



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採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鑿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畧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牴牾

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北之正史實爲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揜於細謹高德蔽於閹閹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

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嘆之矣蓋歐宋平分學  
獨知之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  
微解宕當雲擾爪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  
故一唱三嘆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  
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  
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  
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  
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  
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

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亭官閤兼載奏章  
褒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  
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眾長而削藁迫  
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  
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  
實難自古嘆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  
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  
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已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  
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

議史事哉

劉知幾史通一書辯則辯矣未免過刻余嘗謂史自遷固以下不得不推歐陽次則隋書李延壽亦敷贍然不及蔚宗而優於隱侯此論蓋總其大凡而言之 梅公

直述舊說略著一二語諸家得失已辨

此先大夫館課也先大夫以順治壬辰官庶吉士故事館中試五日乃納文孟縣薛公行屋任教習恐倩客代作每題下閉館竟日必得卷乃肯去嘗朝罷踏雪入館日加已命二題坐瀛洲亭上待融冰注視操筆甲乙畢試日未昃也康熙己未先大夫復官翰林間與諸後進先生說當日事撫然瞪

若以爲異聞蓋館試之嚴絕於前後矣戊辰三月男溥較遺文及此敬識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而天  
數行括義已盡  
 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叅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

源流明若

指掌

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  
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  
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  
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  
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  
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  
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刑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

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  
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  
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  
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  
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尙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  
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

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栢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

詩。鄭康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卽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

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

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占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慙也。左氏以爲厥慙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

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曆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

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尙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傭耳剝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克帖括，蓋有



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觀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已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

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旣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

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澧採衆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

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而上

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爲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

心十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

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 自記

漢儒注經而經存。宋儒說經而經亡。十三經注疏向頒於學宮。何以悉束之高閣也。 梅公

淵流條晰頗具折衷

明兩浙運使倣轅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倣轅，睢州人。世居潮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菴，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丰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爲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曆癸卯舉於鄉，公車歸，鍵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

多所平反。時南臯鄒公爲侍郎，嘆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卽修學宮，鋤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頽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饋遺。有庫吏暮夜以金盃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群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賅，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碍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

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謹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爲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爲之。打得不過，卽毋爲。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爲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叅堯華、余光祿、化龍皆以耆碩里居，相與聯席結社，碁酒娛樂，修者英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爲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累封恭人。男一辰垣，生員。孫二，銘鼎、廩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

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曆以後士大夫習爲驕奢凌虐鄉里  
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善張著今考其行事蓋真  
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  
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輓近儂薄之習謂非公  
之留澤遠乎余故爲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傳中之意總於論中發之以勸以誠

梅公

公澹素有賢稱固足紀述先生遠慮尤不可涉

樊隱君傳

樊隱君諱夢斗字北一號文成明崇禎壬午鄉貢延  
試第二人嘗上書闕下請爲國家效力封疆奉旨報  
可稱隱君者從君晚志也其先世小興州人明成祖  
時奉詔遷文安遂爲文安人高祖諱瑀成化甲辰進  
士筮仕浙川令爲刑部曹郎日逆瑾用事平反主事  
安奎獄面折瑾因忤旨酷暑跪午門三日會瑾敗轉  
四川順慶府知府稱名臣瑀生續續生潤皆長厚有  
隱德潤生效才萬曆癸巳恩貢入太學葉文忠公爲

大司成。嘆賞其文。與閩漳蔡震湖。大名成文穆公。高陽孫文正公。名相埒。除知文縣。調靜海教諭。改建文廟。多士頌服。陞河南府學教授。致仕。隱君之父也。君少穎敏。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嘗苦漢賦用事多隱僻。爲之音釋。句櫛字比。展卷瞭如。著中庸講義。原性道。究天人。精義入微。桐城左忠毅公見之曰。此洙泗真傳也。當君應廷試時。國事孔棘。白以累世受君恩。且才可濟時。欲效尺寸力。率同貢十餘人。上書將受職矣。無何以內艱歸。君至性過人。平

日事親。色養甚篤。至是慟哭出都門。跣行三百里。襄大事。誠信備至。撫兄子愛而能勞。舉人王膺。其姪婿也。殉寇難。遺孤呱呱。君收養之。使與子翰同寢食。學同師。兩姊貧無所依。生死周卹。不遺餘力。論者以爲內行純篤。彷彿陽亢宗云。邑中築城濬河賦役鹽鐵。諸大議。人所畏。蕙不敢言者。輒言之。鑿鑿可見。諸行事。其屯海八議。侍御吳公稱爲經國石畫。將上之朝。會亂不果。值明末都城之變。俯仰唏噓。旣力不能爲。遂絕意仕進。攜家入桐栢山中。偕二三老友。攀枯藤。



捫蒼壁翠屏。玉女龍潭石門。號淮源勝地。無不窮極幽絕。詩成放歌浮白。慨然有超世之槩。病中遺命子翰曰。死卽葬我山中。百歲後樵採茲土者。指某丘某水爲隱居。樊某遊釣賦詩處足矣。所著有駐槎亭詩集若干卷。子翰順治甲午拔貢。康熙丙午京闈鄉薦。今任睢州學正。以文章行誼著。

湯斌曰。余官京師。與同門文安高君遊。詢其鄉里故實。輒娓娓談樊氏世德不衰云。後過蘇門。孫徵君先生授以高陽文正公藏稿。復得讀其所爲樊氏家傳。

蓋自順慶公以直道著於弘正之間。二百年來。家學不替。三輔世族。莫敢望焉。隱君明經好古。博極羣書。孝友篤行。內外無間言。若夫磊落大節。盱衡時事。鬱鬱未能表見於世者。時人未能盡識也。後之君子好學深思。讀其遺集。亦可慨然太息。想見其爲人矣。

逐段結構整而不亂。論感慨而多風。

梅公

一傳孃孃煙靄隨風飄。結論則徵文獻而實之。歛獻以寄其向往。卽其人蓋可知矣。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  
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  
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  
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既而顧念藐孤謝  
簪珥篝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  
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傳姆不下堂我未亡  
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  
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肩夫婦殉節之事時侍

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孺人獨不言。旣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

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嫺黨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簪笏盈庭。以文章勲代。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闡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感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鹺政稱廉。仕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

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立名砥節。常壞於因循。卽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敘得纍纍如貫珠

梅公

如峭崖斬壁直挺孤松令人攀附路斷

錯綜有法覺太史諸合傳猶有針線痕跡

廣西叅議戴公傳

戴公諱璣字利衡號紫杓福建長泰人父封奉直大夫諱焮好義樂施雖家世通顯而布衣徒步澹如也公與弟璐學生有異徵少力學厭時文熟爛之習爲文原本理要涵演貫通赫然而聲諸生間弱冠領鄉薦順治己丑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出納惟慎辛卯分較京闈所得多知名士權關淮安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廉靜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權貴有忌之者例轉湖廣按察司僉事

整飭上江防道時滇黔未入版圖軍書繹騷公按部徧履山川得其阨塞要害乃自岳州至嘉魚立七汛蠲俸造哨船募兵巡邏萑符無警洞庭湖盜賊出沒糧艘賈帆時多不虞公復設三汛申明法令湖湘宴然洪文襄公經畧五省統兵勦西山羽檄旁午公咄嗟立應軍需無誤而民不知兵文襄公深器之曰此韓范儔也尋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西寧道楚民號泣攀轅至遮道不得行而封公計音適至公徒跣奔喪哀毀盡禮服闋補廣西右江道駐柳州先是

東闡土酋韋兆熊土日龍苗黃周等搆亂日久公宣布德意不旋踵投戈請命嗣值大酋唐應元之亂斬渠魁梁邦傑以殉徭獠諸蠻畏懷德威頑梗盡化柳堡屯田寄佃於民既輸軍租復應民役編戶苦之公爲申請督撫具奏獲免復修葺文廟及羅池司戶二賢祠柳人烝烝向學遠近德之公宦轍所至多值繕兵戎餉糈獠獠交雜之地而寬猛相濟先恩後威無赫赫之名而能使反側歸心蓋其本於學者深非權術以就功名者比也會有裁併監司之令因解任歸杜

門却掃足跡罕至郡城課督諸子教以忠孝大義甲寅耿精忠反臺灣賊據海澄有言於公者曰盍一見乎可以免難公正色曰生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叱去乙卯夏賊圍漳州時次子鱗爲海澄公禪將守東門賊刦公至城下使招鱗降公厲聲大呼兒努力堅守勿以老人爲念賊怒牽之而去城破鱗巷戰死闔門爲俘公曰鱗兒死王事吾無憾矣丁巳二月大兵復漳州賊遁去公與子鏘等乘間扶攜入山而元配黃恭人併諸幼子爲賊執赴臺灣人以公且不能堪

而公壯志不少挫也戊午六月海寇復犯澄邑及長泰公再被執渠帥曰囑強老猶在乎今日順則生不順則死公慷慨曰吾年七十餘死固其所也日如諸兒何公曰兒曹死生有命吾頭可斷志不可奪日直上視氣勃勃不可禦賊本無意殺公幽之密室歷年餘終不屈朝夕誦文信公正氣歌以自壯一日顧謂子銑曰吾久辱不死何爲遂不食數日後病甚肅衣冠命銑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當爲厲鬼以殺賊因慷慨悲歌大書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數字嘔血

數升而死時康熙十八年六月望日也年七十有四  
逾年耿逆伏誅臺灣相繼歸附子鏘以殉難贈都司  
僉書其孫灑以別駕謁選至京敘公行事聞於朝而  
睢陽同年生湯斌爲之傳

贊曰公厥歷中外所至具有聲績年七十餘已去官  
而父子先後殉寇難可不謂賢歟公先世中丞公當  
明嘉靖時治河撫軍名業爛然司馬公於萬曆間平  
岑溪府江諸蠻功最著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他如太  
僕之剛直方伯之清介皆有足多者而公父子以死

事著勲名節義豈獨甲於閩南哉

前半平敘精神團聚處在死節一段○余昔筮仕  
龍城爲公屬吏見其嚴氣正性知爲平原睢陽一  
流至其撫循誘掖尤稱知己今讀斯文不覺動劍

匣書樓之感

梅公

敘事嚴慤行間時繚深冷語想見廣平賦梅風流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爲歛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栢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古留講學於家。



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床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待筆劄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事親此爲最難

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已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下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

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間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餽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

此爲尤難。

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噉嚙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饑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情然驟。

遇此難冀微倖獲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已之憂勞可  
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  
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  
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  
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  
不自知有其身憂愁况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  
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

鼻流涕者而况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  
夫

前因鋪敘過多骨氣未振後矯矯不羣

柳公

苦雨淒風猿腸鵲血讀之使人嗚咽流涕

狀君僑形神宛在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闕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

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兒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槌戶却掃，藏書數籠，幸無恙。詮次默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隣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為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

此人所難

士，讀中秘書，遇 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間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粉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

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垚光坡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已老病故外示矍鑠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况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

此爲尤難

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綬誓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醜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嘆壯猷行將傲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不屑屑摹古人亦自暗合其筆健也 梅公

敘次不苟論極合史法

○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陳公墓表

保定陳公諱寔字郁文少穎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九補郡諸生累試輒居甲等崇禎乙亥畧倣鄉試例特行拔貢受知介休閻先生益好學不輟

皇清定鼎選知睢州睢自流寇殘破繼以河患城郭

丘墟田土蒿萊公至寄寓民舍布袍蔬食招流移勸

墾荒詢問疾苦煦煦如家人狀延請文士立社課藝

暇時輒與飲酒譚詩娓娓忘倦嘗省耕匹馬行鄉一

吏持印囊老卒前導而已撫按交章推薦奉

旨旌廉膺白錫陞陝西延安府靖邊同知去之日睢民攀轅遮留至數日不能行爲立碑父老見之至流涕延綏邊地民強悍難治公持已儉約如睢時而不畏疆禦署道篆省寃獄申邊禁兵民安堵丁母孫太宜人艱扶襯歸里行李蕭然惟圖書一篋老僕二人跨驢隨行逆旅咸爲嗟嘆服闋慨然曰昔年捧檄而喜爲親在也今胡爲乎遂不起僻巷數椽以授徒爲業薄田僅足饋粥戴笠坐柳陰與村叟譚說桑麻不知其爲官人也二三知友至與論經義酒後賦

詩天真爛熳旁及小詞落落有宋人風致不自收拾門人手錄得數百篇配某氏子三人繩武繼武紹武能世其學以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當公之治睢也余應童子試公獎拔冠多士語人曰此生當聯第然疎直非善宦者旣而曰急流勇退人也余別公後二年捷南宮授館職年三十以病請休林居二十載與公言若相符今起自田間濫克明史之役然近年懶漫益甚行將乞身不知能終不負公之言否一日文字之知公何以相識之深耶公



既葬其子繩武衰絰至京請表公墓余既感公之知又繫官於朝不及拊棺一慟爲恨乃不敢辭敘次公之行事不敢用浮詞以負公蓋公治行無愧朱仲卿而睢其桐鄉也家居彷彿柴桑徵君焉後之人過公之墓當憑吊高風低徊不能去也

極似孫樵紀事 榘公

無一飾語而公循良之績令人如見一言之知先生念之不忘足徵厚德

文學幼兆吳君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初就外傳則聞郡中有了疑吳先生者中州名儒也卽欲負笈往從而先生棄世稍長與先生冢君冉渠同研席壬辰同舉南宮賦詩論道相得甚歡平居道其家世數數稱大父幼兆公之賢與大母魏孺人之節輒嗚咽霑襟不能自已幼兆公篤學好古僅以博士弟子終年止二十有六葬大麓岡祖塋之次魏孺人守節三十六年壽六十歲卒會遭變亂權厝故宅不克令耐至康熙七年戊申春冉渠自京口走使

持狀請曰先大父去世已七十載大母去世亦三十  
四載矣中間滄桑變故誠不自意有今日今十三月  
乙丑奉大母柩合窆於大父之阡洪又羈勒王事不  
敢以私情請使子弟代襄大事惟是壙中之石不可  
以無銘銘之莫如子宜余生也晚未及親炙公之懿  
行然讀冉渠所自爲狀與平日所稱述者甚悉又孺  
人節行考之令甲當膺旌閭之典適際鼎革未有以  
姓氏聞之於上者則紀述以詔來世固余之任也其  
何敢辭公諱與黠幼兆其字先世籍晉之洪洞明承

樂間始祖諱誠徙睢陽遂家焉五傳至諱孜是爲公  
之高祖曾祖諱良祖諱將仕考諱待價娶袁孺人  
生公公生而穎異七歲讀尚書及長善屬文不假繩  
尺而汪洋演迤有大家之氣督學使者按開封拔置  
祥符縣庠祥符爲中州首邑試者常千人公屢試輒  
居高等一時名聲藉甚矣公宅在濯錦池上而文昌  
閣前有別墅東望駝峯南眺襄臺地頗幽勝公鍵戶  
其中圖史克几危坐靜對時時至丙夜猶燈火熒熒  
弗息也經書之外左傳國語老莊太史之書皆手錄

評次探究源委採擷菁華論者以爲與鹿門月峰相  
上下云又精書法鍾王虞褚歐顏蘇米諸家墨蹟無  
遠近必購求臨摹毫髮畢肖乃已。是時公方弱冠蓋  
將進於古人之域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數年而讀  
書益自刻苦。人皆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病竟  
以是不起。魏孺人雍丘名族十五歸於公公之歿也  
孺人年方二十四。贈公方五歲耳。公祖父母皆在孺  
人上奉尊嫜。下撫弱子。蠶筐紡車以供晨夕。舅姑相  
繼卽世。經營喪葬。戚不廢易。伏臘祠蒸。手撫贈公。泣

然淚下。贈公入庠。文聲日著。人且以公之鬱而未施  
者當發於其子。卽孺人之志。亦庶幾可以少慰矣。無  
何贈公又奄然長逝。嗚呼。可悲也已。弱孫熒熒無依。  
家業漸落。又值寇氛。倉皇避難。憂悸感疾而卒。嗟夫。  
世之學者。剽竊補綴。浮華無根。六經諸史。茫然不知  
其原委。而身都通顯。富貴赫奕者。何可勝數也。如公  
篤志古業。使學成獲用於世。必有大異於今之人者。  
而鬱鬱不得志。年未壯而身歿。孺人苦節終身。死喪  
患難。無不備嘗。而哲嗣不得奉柩。椁以老。有歐陽太

夫人之節。不饗文忠之報。所謂天道不可問矣。乃今  
冉渠登甲科。佐名郡。文章清節。爲海內推重。四方人  
士言學者。必曰中州吳氏。諸孫森森。玉立。譽問震起。  
然後知蓄之厚者。發必達。造物固有深意也。嗚呼。仁  
者必有後。於今益信哉。公生萬曆三年某月日。卒萬  
曆二十八年某月日。孺人生萬曆五年某月日。卒崇  
禎八年某月日。男卽了疑。先生諱斯信。庠生。贈推官。  
娶泰初許公女。封孺人。孫男四。淇。進士。鎮江府同知。  
際隆。增廣生代訓。庠生。曾孫七。

銘曰。積之豐。用之嗇。德厚流光。孫謀燕翼。英英象賢。  
丕著鴻業。虎變龍騰。顯榮奕葉。峩峩大麓。永奠冥宅。  
松楸蒼然。山青雲白。其馴者兔。其翔者鶴。美哉佳城。  
蜿蜒磅礴。綿綿千秋。哲彥繼作。我今銘之神。其永託

體哉。近南宋矣。

梅公

高下皆中程度

拔貢彥公趙君墓誌銘

與金水縣志公其碑銘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  
 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  
 左寺副諱舉廉之孫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  
 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  
 公少具才蒸蹕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眾而  
 彥公尤表表云為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  
論彥公處錄兩不爽  
 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  
 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為文初學孫樵劉蛻改而

為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  
間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  
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嘗不盡卷而罷同時  
獨心師石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  
購求繕寫丹鉛未嘗有遺為詩自出杼軸不拘一格  
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不問也寇變後  
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朴老疎宕近陸務觀  
明崇禎己亥開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  
為成寶慈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

為相知兩公後皆以建言為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

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蘇門彥公偕其

侄陞對往各為百泉賦辭采雄麗登孫登臺醉桃竹

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

每遇秋闈策蹇赴汴費酒良岳繁臺憑吊信陵君侯

羸澆酒杜甫高適廢祠而還不作遇合想庭中怪石

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意况蕭瑟所謂

松青堂也更闌燈炮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浮

一大白落筆若風雨腕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

想見幽人之字

叫曰擲地可作金石聲。但恐腕折何難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與六博以抒牢騷。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爲崖岸。遇親識尊行恭敬。盡禮其弟一爲江寧別駕。一爲農部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人零落。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然無所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年八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繼

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城北澗岡之新阡。子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曾。大升。二升。

銘曰。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睨。而爲棟梁。或輪困離奇。而老泉石之旁。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嘆泉石之蕭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睢水之原。松檜蒼蒼。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因彥公好孫樵。劉蛻。而此文亦酷似樵蛻。幾如東坡之效敬輿。  
梅公

文亦嶽崎蕭涼足餉彥公而微婉處尤須深會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  
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與點  
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  
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  
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  
五習詩賦清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  
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  
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寧陵庠



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窘窮患難流  
極能學再深生平之要  
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  
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  
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  
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  
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  
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  
語怪或操論闕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  
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曆

法律呂音韻易占勾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  
精詣戊戌入都問曆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  
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  
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  
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卧不安嘗舉歐  
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  
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  
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

祿一掛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  
奸惡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真誠嘆為長者察潯  
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朴事簡無學士大夫  
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瘴雨  
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况冷絕幽憤無聊一  
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  
公職海防應一切為之綜理時方視為利藪公悉推  
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賓禮寒素市書萬卷  
與文士校讐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誦

胥吏皆驚起傳神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

浩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疎鐫

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侄皆善屬文構書

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為常與二三

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

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度即笑

語喧闐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叅

同契諸書塵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為之洗滌

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

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遍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今古。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彷彿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稿必數易。常有一字未妥。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爲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

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遍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真古人哉。余求於天下。行行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

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兩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叅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顛廩生。宗願。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願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麓岡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秘笈。續遺補。仁人莫識。結繩掌故。羲皇畫地。負海涵驚。奇特鏗錡。震曜貫冥。曠揚風。屹雅追三百。胡不賡颺。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灑江之水何澁澁。北固山頭一片石。至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緲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冉渠爲先生石交。其出力摹寫處。兼昌黎之誌子。

厚廬陵之表曼卿

梅公

以讀書深思爲欄柄。反覆極其所至。伯其紙上呼。

之欲出○能不以尖刻益三毛雅筆更屬可欽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切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

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  
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劭真積力久篤實輝光  
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  
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嚴谷守令敦趨就道者數矣  
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  
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  
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  
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文著聞母陳孺人兄弟  
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

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

此如子貢兵食之問而先生之答直符宣聖

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

心印

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

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

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

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

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

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

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  
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為監軍  
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  
共勦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  
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  
閩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  
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橐籥且告之曰  
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  
嚴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為之寄頓左嘗

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評坐熊經畧畦考掠備  
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甌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  
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甌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  
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闔知闔亦  
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  
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  
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闔夜遶御床而泣公抵通  
州亟降旨勒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為  
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

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炤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為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

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

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

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

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

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

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關兼山堂，讀易其中。率

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

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

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



以一見先生為快。先生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亶亶窮晝夜不倦。子孫甥侄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為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為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眾為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

化。即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

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

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

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

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

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

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脉。非語言文字

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已即在人上見，言

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

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  
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  
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  
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  
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  
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  
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遊者  
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

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  
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  
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  
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  
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疑道之君子何  
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  
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闢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  
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  
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釀金救左魏

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奩佐之。撫前子同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溶生員淦舉人淳生員漢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柎用桓用模用楷用榘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熠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闢啟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卧蘇門。韜光歛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峩峩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為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有敘事亦有議論。巨細畢舉。而着眼在為學一段。梅公

兼綜條貫。標舉每極。歸趣斯獨。知之契也。學者進得一分。方可見一分好處。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塋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冲等、改塋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潛所作狀、及冲敘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末學、夤

巡不敢操筆者十年矣。反復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畧。乃不敢辭。公諱鏡心，字孝仲，號湛虛。晚號晦臣。先世襄垣人。後遷磁。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啟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為兵部左侍郎，以薊遼總督張福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俄福臻至，公議別用。旋丁母憂，弘光立，詹事漳浦

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黃公

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

上以丁父憂固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畧，其

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為

給事，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錮

習，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僉人窺伺

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

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

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青輒棄。更欲臣

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  
競。嚴。保。舉。以。課。成。効。行。蠲。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  
任。樞。輔。侃。侃。萬。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  
擬。之。魏。徵。十。漸。也。畿。甸。失。事。上。震。怒。不。測。公。語。政。府。  
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  
境。不。戒。過。在。將。領。文。法。交。詆。大。獄。繁。興。至。使。八。座。一。  
空。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  
趨。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  
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

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  
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更論吏  
部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莖爲背公夤緣指斥尤  
切未嘗以利害禍福自絀也掌大計時閣臣濫體仁  
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政報私怨以  
此忤閣臣意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間也禮部  
議舉謚典訪冊至七百人公上言謚法寧嚴勿濫因  
列陶安方孝孺鉄鉉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  
史兵阿衡於獄舉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

國而吳公亦以薊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  
兩廣也濱海數郡爲島裔窺伺蠶戶豪姓與之交通  
公旣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  
賊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明部民之戕土官者規畫  
畧定無何楚寇圍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却之寇據郴  
桂之間高獠紫獠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  
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創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會勦  
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聞命誓師購徭獠  
遠偵探嚴壁壘蒐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

兵批堅深入斬馘千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  
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奔獸一舉可盡也  
楚寇卽粵寇何疆域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州入一自  
藍山入扼其咽喉主簿峒最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  
一戰而得之憑高俯擊高獠遂破復依山縱火分翼  
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峒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  
釋其脅從流亡來歸雖號爲三省犄角而先登奪隘  
粵功實最時武陵筦樞曲庇楚撫公僅賜級資金幣  
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

公曰吾知平賊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構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畧外當慎守關隘兩存而弱之廣西巡撫林贄請存莫圖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入貢而絕之非所以懷遠人也因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勅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與崖州英乳建署設防立學置師使黎人子弟皆通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爲政博大而精詳在粵五年恩威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

其成畫不敢變也而張弛緩急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寄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舊懷忠作前後九哀詩弔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翱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逍遙泉石自稱雲隱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皜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



曆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杼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清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流官生溯歲貢生秦淑人出潛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衍廩生冲副榜貢生李淑人出澗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韜李淑人出孫男十三槐韓廩生沅子楓益榆漢溯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柳璟橋恒俱庠生

潛子楠、蘧、衍、子、博、崑、樾、康、冲、子、柚、雲、澗、子、餘、尙、幼、曾、孫、丙、謙、庠、生、四、世、孫、一、賜、講、

銘曰、行山鬱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遺直、梧掖垂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蠻方、甲兵胸貯、嶺霧開張、薄伐楚寇、鉦鼓鑿鑿、緩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蜃戶春耕、何不中原、滅彼機槍、蹇蹇勞臣、鬢髮如雪、入佐中樞、朱弓玉節、晚年雲卧、夢寐羲皇、象賢接武、奎壁烺烺、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文法從昌黎董晉行狀韓弘神道碑來

梅公

規模宏遠指畫精詳故篇幅雖長而神彩奕奕

砥園施先生墓誌銘

余同年友施君閏章字尚白文章行誼高天下然少孤叔父砥園先生養且教之尚白歷官中外所至著聲績嘗語人曰此叔父之訓也以此海內士大夫無不知砥園先生之賢余昔家居時尚白自京師南歸枉道視余余欲少留爲一日觀不可得日夜夢叔父爲之心動歸家十年不復出戊午應

召入都與余數相過從語次輒忽忽不樂曰余叔父年七十餘矣疾病侵尋常慮一旦不得奉終事也輒

泫然淚下。無何計至，尚白方奉修史之

命，不得歸，號泣不能自止。既乃畧次行事，隨書隨泣，以至於病，扶掖至余寓，再拜請余銘其幽宮之石，尚白交遊中操文章之柄者，指不勝屈，而獨以見屬。余何敢辭，乃爲序而銘之。按狀公諱譽，字次仲，砥園其號也。世籍宣城，曾祖諱志和，祖諱尹政，並有隱德，考諱弘猷，以理學著，世所稱中明先生者也。中明先生二子，長贈朝議大夫諱某，次卽先生，贈公學行純備，兄弟友愛最篤。贈公歿，先生喪祭盡禮，事母吳太孺

人以孝聞，性亢爽，多智畧，爲文敏贍，下筆滔滔數千言，用七藝受知督學御史，補郡諸生，每試輒甲等，而數困於秋闈，崇禎庚午，已中毅矣，坐一語見擯，時論惜之，好爲詩，不尙雕飾，而嶮崎歷落，風格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都御史念臺劉公爲序之，且曰：次仲言有本而行有式，非以詩炫者也。而詩固已不朽矣。其見稱於先達如此。中明先生當明神宗時，與焦文端、鄒忠介諸公講學東南，其時龍溪盱江之學方盛，學者率以超悟爲宗，乃獨憂其流弊，立說主躬行，不爲

過高虛無之論。至其真誠惻怛。視萬物爲一體。則與  
盱江有相默契者。郡有同仁館。雲山書院。皆其講學  
處也。先生於兵亂後。修復舊規。偕諸生習禮。其中時  
時稱引先訓曰。先君子以躬爲教。吾不能及萬一。然  
願與同人勉之。與人交。洞見底裏。聞人一善。喜若已  
出。至其所不可。正色譙讓。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歲  
饑。節粟以贍族人。率舉家噉粥。十旬無倦色。助婚喪。  
置櫬。瘞殮。葬亡友之無後者。與人通有無。不責償。固  
其天性。近厚。或亦本中明先生之教。而力行之者與。

尙白初登第時。有於祖墳後開穴。欲壞其龍脉者。鄉  
黨皆爲不平。先生曰。渠自喪心耳。吾家世有陰德。寧  
盡賴風水耶。竟置不問。海寇陷京口。入寧國鄉里。亡  
籍子。欲因以爲利。聲言施提學叔厚積。可令出餉。禍  
幾不測。蓋是時尙白督山東學政云。會賊敗去。其人  
惴惴懼報復。先生曰。此輩足相校耶。終無一言。此二  
事。宣城人人能道之。以爲尤人所難也。尙白幼羸疾。  
先生嘗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涕淚霑衣。在  
官時。慮其善病。好苦吟。嘗望其來歸。爲構待歸之閣。

細事點染

真見至性異人

作倚門之詩尚白每言及此淚涔涔不能止也所著詩二卷尚白刻之京師公生明萬曆壬寅五月二十六日卒於

皇清康熙己未正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馮氏子三閏嚴郡庠生馮氏出閏阮邑庠生側室陳氏出閏毓側室韓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雙溪之阡

銘曰宛水如虹山如蓋風土清淳濬發大世有哲人德未艾紹先起後惟君在惠及閭黨存遺愛講堂復起儒行賴猶子文章擅昭代白虎譚經家學邁有崇

者丘雙流會松栢九九過者拜越惟奕葉長無害

其佳處在一二點染所謂閭中着筆法也

梅公

較萬石君傳而多文采似曼卿表而饒溫淳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歔歔不能語。既卒，塋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閔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

萬曆間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為東南人士所宗。父譽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遍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既歸，丁祖母艱，服除。

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嫻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藉藉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

方興起文學，選尚書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為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

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為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為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偽。諭令輸租而遣之。因遍歷崇山廣谷間。作彈子嶺大阮嘆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為流涕。曰。施使君

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者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旰江嘗為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教。公之為政。亦畧相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



譌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  
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  
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  
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己遇羈人才  
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振卹不遺餘  
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  
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恒忽忽  
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

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克

太

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  
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  
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竣  
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  
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  
君脉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

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  
徐氏子二彥淳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  
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質乎絕倫養其  
和平發為菁英金石隍隍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  
如帶九九松檜勿剪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鳥  
告祥奕葉其昌

極意摹寫處獨見筆力

梅公

其用意處窮折數言遂使端素中烟波無限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覲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  
計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  
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為忘年友嘗觀其氣槩嶽  
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官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  
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摠其生平  
所蘊必大有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  
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  
嘆也冢嗣延禧卜葬且有日迺奉其王父封公書來

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余不敢辭。据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童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卽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考授中書需次。

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譴之。詔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奉行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准赦免而直省地方距京師遠者

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前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天時酷暑銀鐙烈日之下保無暈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豁之於解到之後曷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勅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慶生全幸甚皆奉。

俞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感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雅不欲以悻直僨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間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

卒安然無幾微震撼之虞者。仰賴。

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得○上○言○之○其志亦足彰體。

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

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勦機宜轉輸方畧子厚敷對稱旨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論。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筦登聞鼓者再。晉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叅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

上念河工關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偕少司寇宋公往瀕行陛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礪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

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便道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

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轉劇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誠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禧拔貢生延祐候選州岡延祉延祺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楮柱言路羞蹶躓。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巖嶽。後億千年，視斯碣。

近之爲古文者，將震川集、虞山初學集、搏摻無完。

膚如此，何嘗做某家而落落自合。

梅公

鉅麗嚴卓，想見端笏捧白簡風槩。

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余君墓誌銘

浙有隱君子余君爾章，以仲子翰林院庶吉士泰來遇。覃恩得封如其官。今仲子拜監察御史，而君以老疾卒於家。計至，御史擗踊長號，勺水不入口者三日。京師士大夫聞之，走相弔。越七日，御史徒跣至予邸舍，長跪號曰：不孝泰來孤矣，方不孝需次里門，依依膝下，更寒暑，先君子趣裝就道，誠以服官圖報稱。不孝奉命行，先君子方健飯，二恙也。抵京，除日且下，聞先君子病，則擬請急歸省，無何而凶問奄至矣。痛

哉今不孝奔喪將卜葬惟是幽宮之石敢微惠於先君子而賜之銘不孝死且不朽予愴然歔歔久之蓋人子之善譬諸醴泉芝草其來有自觀御史平日行已與今居喪盡禮如此即君之生平可知矣故不敢以不文辭據狀余氏為宋丞相忠肅公端禮之後其居東浦村自提舉良齋公始良齋生某某生某某生立政代有隱德立政字華南君之父也君諱維字爾章事父以孝聞少時讀書有大志治毛詩有聲里中所著詩古文暨注解毛詩里人傳誦之然數奇會厥

路敘次錯落古雅

考下世遂絕意仕進而喪葬祭祀悉稟朱文公家禮盡誠備物皆可為鄉里法事母趙孺人先意承志得其驩更置產以贍舅氏念祖若考單傳再世遇再從兄弟殊厚也東浦余故著姓而產業薄厚嘗不齊其貧而租賦殿者櫬久淹者婚嫁乏具者咸仰給君所往往霑足焉而自處常節縮甘菲薄飯糲茹蔬布衣芒屨有委巷中人所難者會歲荒則傾困粟設糜粥於路以哺饑人又嘗憐寡人子久負不能償輒為焚其券諸凡橋道修築率捐貲為里人倡里人以是稱

余君長者即暴客兇人過門搖手戒勿入而豪少年  
 忿爭詬誅望見閤閉輒媿悔去當是時論者比之陳  
 大丘王彥方矣君蚤歲舉子泰徵督課良苦日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家世咿唔鉛槧兒其為菑畬乎泰徵  
 貢入成均久未第而晚年見仲子鵠起弱冠舉於鄉  
 以禮闈第三人成進士讀書中秘當是時北望京華  
 意陶陶自適也然慮仲子年方少數遺書訓誡維謹  
之。情。使。人。嗚。咽。  
 聞仲子欲省覲輒舉柳宗元思報國恩唯有文章語  
 馳止之比仲子聽除臺諫里居也不以晨昏色養為

喜而時時稱漢汲黯唐陸贄立朝大節以勉其樹立  
 於當世噫績學砥行厚積而薄發要以忠孝仁讓之  
 澤保艾爾後其亦可謂賢也已東浦余氏既卑傳兩  
 世至君乃有賢子二人孫曾男女蟄蟄繩繩且數十  
 人未有艾易曰積善餘慶有以也夫君生於明萬曆  
 已酉十二月十四日卒於 皇清康熙二十五年丙  
 寅九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丁氏封孺人子男  
 某以某年月日葬於山陰縣麥塢山之原  
 銘曰山蒼蒼兮厚以蠹也水泱泱兮清以曲也沒藏



於斯兮，生所卜也。宜爾子孫兮，荷天祿也。億萬斯年，  
眠厥辭兮，尚知生平之行篤也。

純用議論，有一唱三歎之致。

梅公

峭勁中有嘽緩演迤之致，原本孝慈忠愛，尤爲知

言。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祖契，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署衛事，才畧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宣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驃騎將軍。中都正畱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岷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

聲烈岷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肅州叅將仲諱希范以  
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為  
庠員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荆楚適其地大稜捐  
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固甚  
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  
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  
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  
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為文峭  
健有奇氣應試為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

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嘗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  
藥傾貲延醫願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  
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靡不誠信鄉黨翕然  
稱之竈窆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  
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為奪去府  
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寃走愬上臺侃侃不  
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  
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  
為同年來耶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

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蕭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為閥閱舊族恐貽弓冶羞為不孝斌延師督課手抄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諸書分其句讀正其韻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曾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為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為士林宗

痛

今人有廢卷之

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今命式好賢重禮其終必顯時府君即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雪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腐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鄴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贈遺獨數數受府君餽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且見身分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海熾饑饉頻仍蚤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賁皇公甚恭謹賁皇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為具饌

微一事以實之

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邁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蓋人無間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輿。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遊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呱呱。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柩。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真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依衢州司訓孔公。病故。

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婿。資奩如禮。時值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曹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血。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淚潸潸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猶篝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誦讀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

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識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已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秘。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畧，庶有進益。仕路嶮巇，從來可畏。惟敬以修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遵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愠色。後召

見南苑

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

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供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

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

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

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

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逾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叮嚀。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真令人一追憶一嘔血也。丁酉恭遇 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恩榮。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屢議修築。而衛中有欲竄報人。戶借名科歛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

爲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忿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隣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溝驛站銀。而錢塘則協吾州。錢塘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溝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寔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稍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担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修文廟。刊郡乘。

請釋滯獄。禦水賑荒。諸善事尤為彰彰。高祖塋墓。年  
久不無荆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  
掃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為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  
責其不奉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  
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旨蓄。必  
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  
平居嘗語諸子弟曰。吾家無甚疎族。自曾祖以上。則  
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  
至若塗人。此蘇明允之所嘆息也。賜給困乏。或粟米。

或布帛。歲以為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  
平生英偉倜儻。洞晰世務。遇大事。眾人錯愕。不敢發  
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即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  
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  
儉。間命巾車遊東郊之園圃。時花種竹。怡然自樂。人  
以為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  
輿論。聘府君為大賓。府君固辭不獲。比三與賓席。罔  
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嘆。以為府君克光大典云。已  
亥。不孝斌量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症。

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懸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啣淚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症，堅志請告，幸蒙 題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蚤經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懷，骨肉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歔歔。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閱耕東臯，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北戎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中猶

手抄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爲勞也。不孝輩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輩私心禱願，以爲庶幾痊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經執不能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屠割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等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



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  
配我前母劉氏廩員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  
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  
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  
人廩員公諱尚敬女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  
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

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  
撰鄒公忠倚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  
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

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孺士公諱光里女  
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娶  
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駿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  
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三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  
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  
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澗崗東  
南之新阡苦塊餘息語無倫叙惟大君子哀而賜之  
琬琰先府君歿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  
之恨亦且不朽

忠孝之性發而爲文言與淚俱

梅公

哀慕酸楚激而爲音不可以文字論

贈恭人先妣節烈事狀

先妣姓趙氏外祖廩員公諱尚敬外祖母褚氏世爲睢陽名族以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先妣孝慈勤儉明於大義幼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外祖母棄世哀毀備至十七歸於先君四年生女又二年生妣是時先大父母春秋高大父常病先君晝夜侍側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先妣治羹粥奉湯藥凡大父所嗜物皆先意以待隨呼卽應大父喜病少間乳者抱妣立於旁大父泫然流涕謂先君曰汝

與汝婦孝謹。我先人世有令德。至汝身將顯。否則亦在汝子。踰年又病。且篤。衣巾衾冑。皆手自縫紉。自舍殮。以至窆。經畫周密。必誠必信。親黨謂先妣嫻於禮。自先大父捐館後。家益貧。先妣事大母益謹。鬻簪珥。市甘脆。以為饋養。烹飪澣濯。雖盛暑隆冬。未嘗假人。會歲稔。率女紡績。易粟以奉大母。私則燕藜藿。雜糠粃。妣見輒為嗚咽。而先妣戒勿令大母聞。又素多病。默坐室中。厨竈蕭然。見者為淚下。而先妣怡如也。妣初就外傳。歸必問所讀書。背誦不錯一字。乃喜。或

不能誦。則垂涕刻責。夜則紡績。而命妣讀書於旁。燈

火熒熒。常至夜分。或不能得燭。則月下為妣講孝經。

為女講列女故事。一日妣偕同學生出城外。抵暮而

歸。先妣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妣長跪因姊謝過。良久乃免。崇禎庚

辰。河南大亂。李自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歸間。且連

年旱蝗。常對先君嘆曰。我為婦人。天下事固不敢知。

今四方重困。盜賊蜂起。而天又旱且蝗如此。脫有不

幸。吾姑吾子以累君。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為女

治嫁斌年未可娶亦令娶曰我素病令代我事吾姑  
既而曰子女婚娶已完志願畢矣明年壬午三月賊  
潰西華數日陳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僅九十里城  
旦暮且破人心洶洶而先妣閒定如平時戒家人勿  
驚吾姑也先是命斌從伯父賁皇公讀書城北莊上  
倉猝聞亂則城門閉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  
妣聞之告先君曰來則俱死無益於是先君登城而  
望相對痛哭謂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離也  
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夫復何言我兄弟獨此一子耳

且賊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  
有靈無絕我嗣亂定徐求我音耗也言畢復大哭城  
避難來者數百人聞之亦皆大哭伯父遂率斌北奔  
龍塘時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  
重聽家君倉皇負之逃於蘆葦中先妣乃謂家人曰  
嗟乎吾家累世名門事至今日義無苟全獨念姑年  
老不得終事爲恨若爲我謝夫子善自保重吾兒遙  
遙懸隔汝曹當有脫者見吾兒爲語善自立身勿忘  
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經於梁家人爲解之復入井井

水淺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賊至而  
 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環至露刃  
 相向先妣乃厲聲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  
 何負於若而作賊今大兵將集當寸斬若即奈何以  
 刀鋸嚇人為遂大罵嬰刃嗚呼痛哉三日顏色不變  
 賊中有羅拜者有嘆息去者實惟崇禎十五年三月  
 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越三日賊徙寧陵大母先  
 君僅免於難不孝斌乃得歸殮而殮於故居之寢九  
 月黃河南決城郭廬舍盡為洪流殮堂竟沒於水嗚

呼痛哉自壬午至今每歲忌辰必陰雲四合風雨悲  
 鳴波濤有聲震驚永夜居人聞之無不墮淚共傳其  
 期至比寒食云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  
 至歸德有司上其事公命知州事房公星曄建祠於  
 故居之東春秋率官屬往祭順治十七年巡按御史  
 李公粹然具題奉

旨建坊旌表知州事戴公斌以舊祠湫隘改建新祠  
 先妣卒後五年斌補學官弟子七年登鄉薦八年中  
 會試十有一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

國史院檢討至順治十三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恭遇

覃恩贈先妣恭人後斌再陞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叅政請告歸里至康熙三年先君棄養乃得合葬澗岡之阡世系子孫見先君行實茲不備書

滿幅俱是血淚可與宇文護答母書並傳

梅公

直叙其事嗚咽溢紙外

